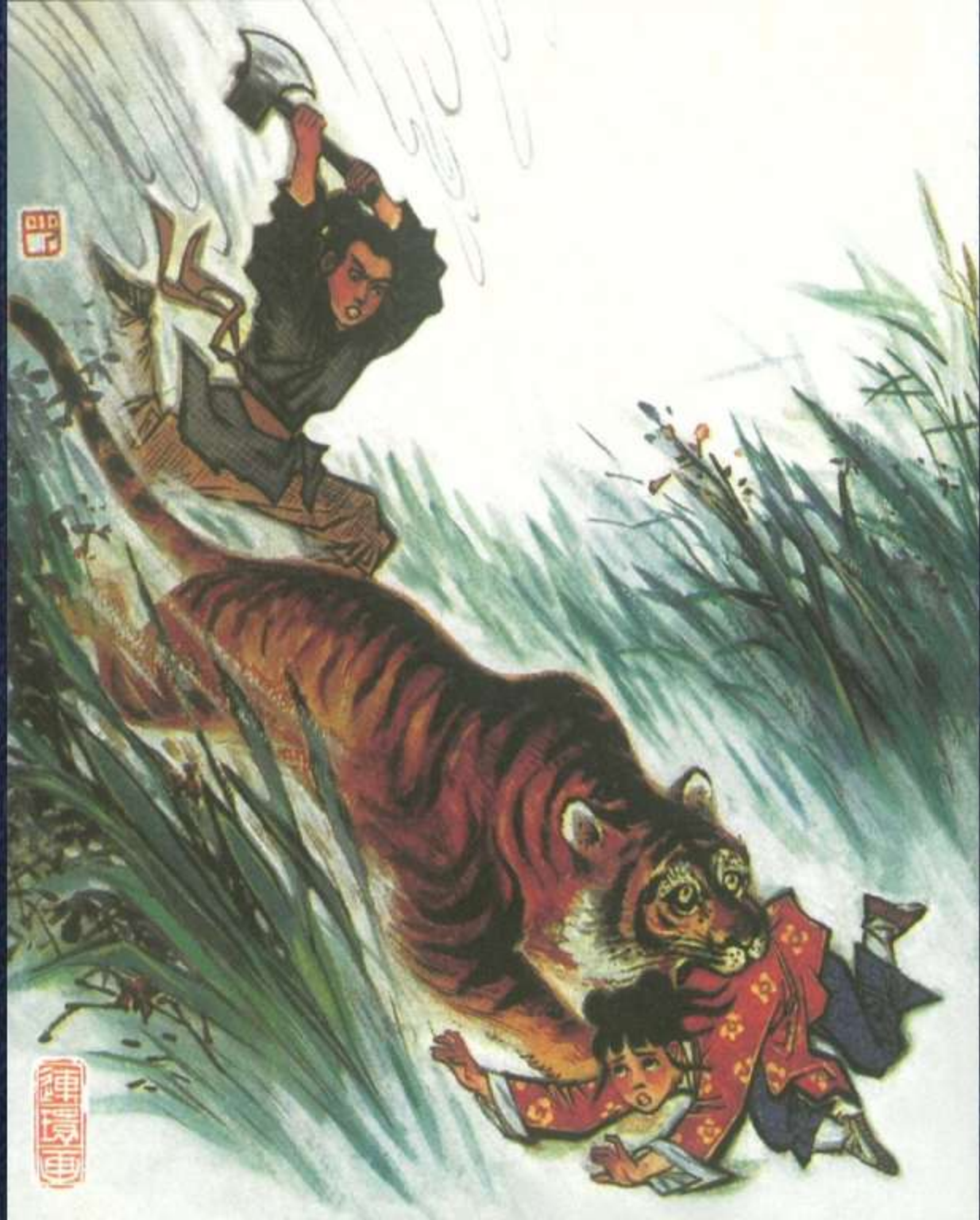


异母兄弟



异母兄弟

异母兄弟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仓阳卿
绘画：王亦秋
封面：季源业
扫描：小葵
脚本：菱纱
制作：玉娇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内容介绍

明末，山东闹兵灾。张厚和怀孕的妻子郁氏被乱兵冲散。十八年后，张厚续娶，次年生子名张讷。子五岁，续妻又死，又续娶牛氏。牛氏生一子名张诚。牛氏凶悍，虐待张讷，命他上山打柴。张诚年幼，热爱哥哥，帮他去打柴，不想在山中被猛虎叼去。张讷带伤去寻兄弟，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带着一位少年，原来是当年与张厚失散的郁氏所生之子张别驾。经过询问，郁氏认下了张讷，兄弟三人团聚。郁氏带着三兄弟回到张厚身边，牛氏已死，一家团圆。



明朝末年，山东闹兵灾。张厚和妻子郝氏，外出逃难。突然，北兵来了！张厚扶着怀孕的妻子，刚要挪步，大批人马已冲到跟前。



兵士们如虎似狼，将郝氏拖上马车就走。张厚哭喊着追了上去，不料连挨数鞭，晕了过去。



他苏醒过来时，已是深夜。惨淡的月光下，一片悲凉。他饥肠辘辘，忍着创痛，挣扎起来，去寻找妻子。可是，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

后来，局势渐趋太平，张厚就一边在各地谋生，一边打听郝氏的下落。可是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张厚在这漫漫痛苦之中，艰难地熬过了十八个年头。



张厚已四十多岁，觉得再无希望找到郝氏，便在河南地方定居下来。不久，他娶了亲。次年，妻子生了个男孩，取名叫张訥。一家三口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。



张訥五岁那年，母亲患急病去世。孩子扑在母亲的尸体上，哭得两眼红肿，嗓子都哑了。周围的人，无不感到万箭穿心。



这种情形，使得张厚手足无措。他考虑再三，决定再娶。心想，这样既可使孩子得到照顾，又可让自己腾出身子继续外出经商谋生。



张厚续娶牛氏为妻。谁料平地风波，却从此而起。



牛氏是个凶悍的女人，她一过门就把张纳视为眼中钉，经常借故跟张厚吵闹。张厚为人软弱，百般相让，后来干脆长期外出经商，以清耳目。



第二年，牛氏也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张斌。牛氏把自己的儿子当宝贝，就更看不上张訥了。



夜晚，牛氏和张诚躺在洁净舒适的床上，而叫张
纳睡到柴间的乱草堆上，蚊叮虫咬，无法入眠。



日复一日，牛氏的亲生儿子张斌到了上学的年龄。牛氏就给他穿得齐齐楚楚，满脸春风地亲自送他上私塾念书。



牛氏一回到家，就把张訥叫到跟前，给了他一柄斧头和一团冷饭，说：「自今往后，你每天给我上山砍柴，砍不满一大捆，休得回家！」



从此，每天鸡叫头遍，张訥就得起床，挑好水，喂好牲口，然后上山砍柴。



对于年幼的张訥来说，砍柴是件繁重的劳动。可是，山里没有牛氏，却有小鸟唱歌给他听，野兔赛跑给他看，大自然是那么可爱。



月亮挂在树梢上，星星眨巴着眼睛，牛氏他们早已进入梦乡。张訥却还得给他们拾掇杯盘碗筷，还得磨快柴刀，准备明天继续干活呢！



这天，狂风怒号，大雨倾盆。张訥砍的柴很少，牛氏不问情由便将张訥劈头盖脸毒打一顿，并且不给他吃晚饭。



张訥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辛酸的眼泪只得往肚里咽。他蜷缩在草堆上，动弹不得。在这世上，又有谁会来疼爱他呢！



这时，张诚正放学回家。他见张訥僵卧在草堆上，便走近问道：「哥哥病了吗？」张訥便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张诚。张诚听完，转身便走。



张诚奔进房中，跪在母亲牛氏面前，噙着泪恳求道：「张訥和我是兄弟，求母亲能够像待我一样来对待他。」牛氏顿时把脸一沉，厉声呵斥道：「住口！」



张诚吃饭时，把自己的两块饼，偷偷送给哥哥充饥。张诚含着泪说：「万一让母亲知道了，要连累兄弟，下次千万别这么做！」



次日清晨，张诚看见哥哥手提斧头又要上山，便说：「哥哥身体这么虚弱，哪能砍得动呢！」张诚说：「别管我，你快上学去吧！」说完，独自朝前走了。



张纳上了山，正挣扎着砍柴，一回头发现弟弟也跟了上来，在后边用手掰折树枝，汗流满面，一双小手上淌着鲜血，鞋子也被挂破了。



张讷连忙过去，劝弟弟快去上学，张诚不听。张讷急得没了主意，便吓唬他说：「再不走，我只好用斧头自杀了！」张诚这才答应着下山去了。



私塾先生见张诚满头大汗，衣衫不整。喝问道：「小畜牲，姗姗来迟，躲在哪里玩耍？」张诚低头不语，先生抓起戒尺便打。张诚仍然一声不吭。



张訥砍完柴，便转到私塾去看望。当他听旁人说弟弟挨了打，心里难受极了。他抚摸着弟弟的臂膀，问：「挨先生打了？」张诚笑着说：「没有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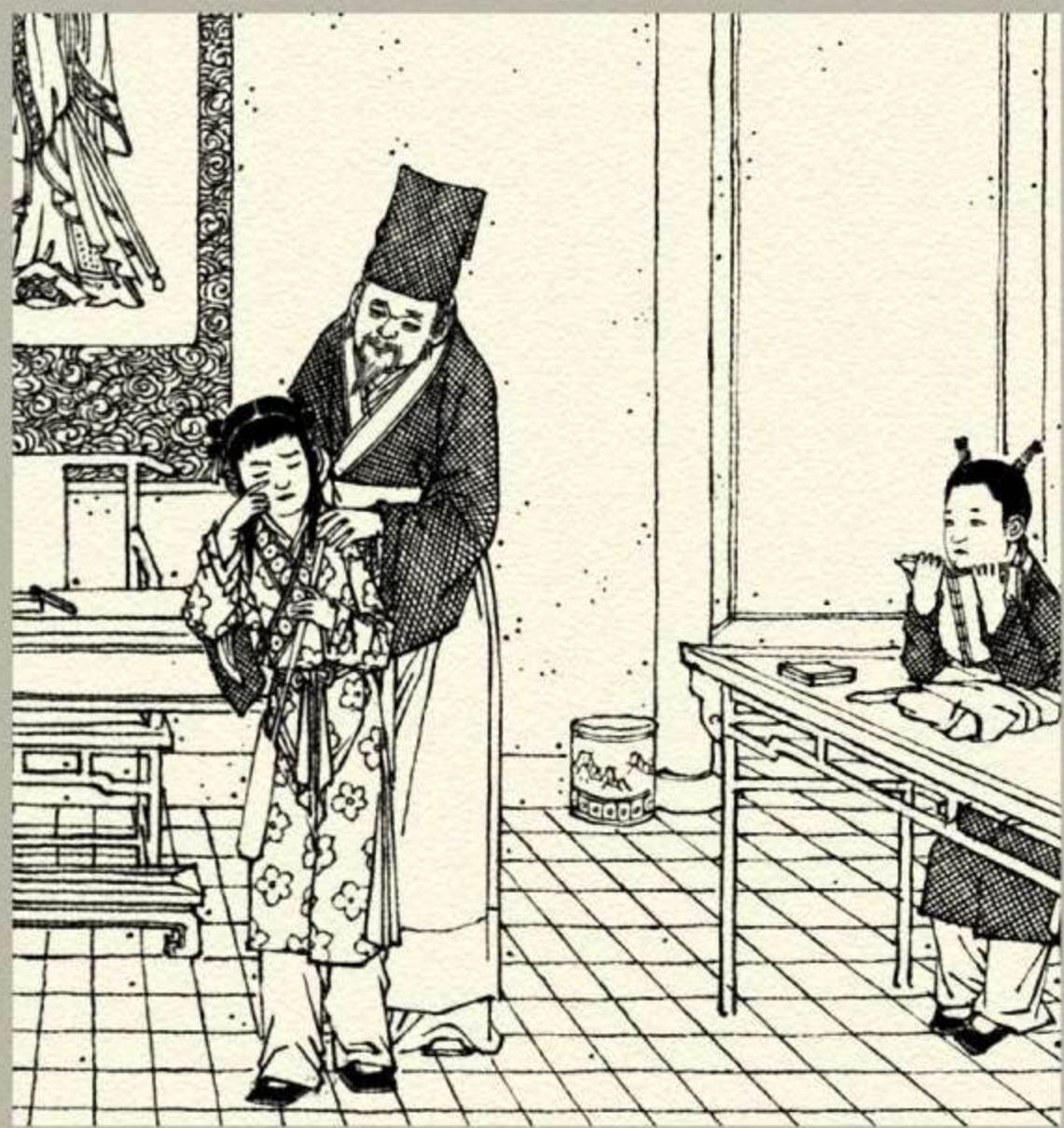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张诚仍然不声不响跟着哥哥来到山上。张诚责备他：「你为什么偏不听话，累坏了怎么办？」张诚却不答话，拿出斧头又砍起柴来。



张诚砍满一束柴，就不辞而别，飞快地奔下山去。张诚目送着弟弟远去的身影，感动得嘴唇微微发颤，眼眶也湿润了。



这一回，先生打得更厉害了，非要张诚交代明白不可。张诚熬不过，便把真实情形讲了。先生听完，暗自赞叹张诚的品格，从此，再也不责备他了。



有一天，张訥兄弟俩和村上几个人在一起打柴。猛然间，一声地动山摇的咆哮，接着一阵腥风扑面而来，大家不寒而栗。「虎！」人们惊叫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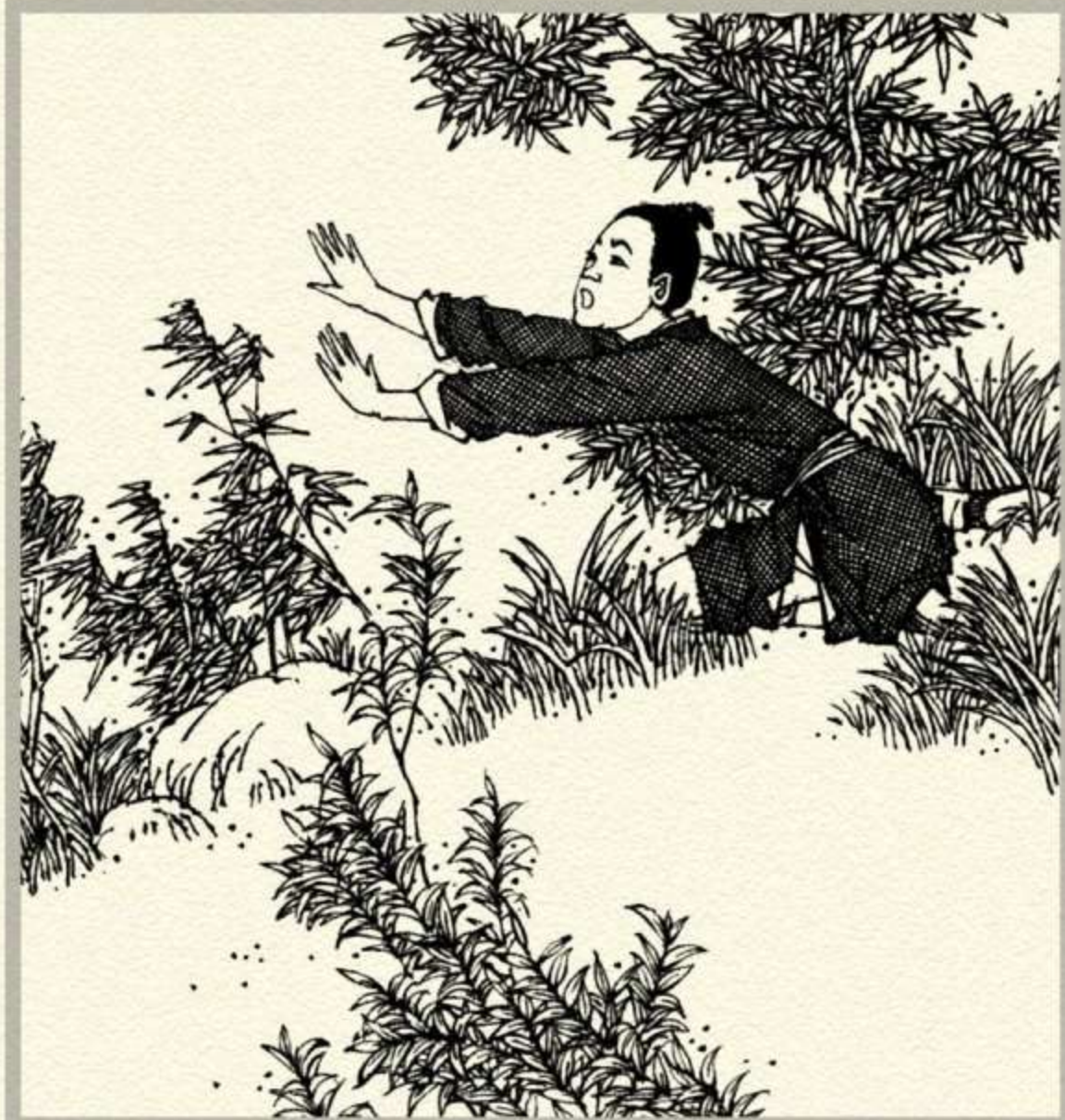
那斑斓猛虎「呼」地一跃，叨起张诚就跑。



张纳不顾一切地向老虎冲去，抡起大斧就砍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斧头嵌进了老虎屁股。老虎疼极，带着斧头，没命地逃去。



张讷紧紧追赶，可是哪能追得上呢，眼睁睁地看着兄弟被老虎衔走，张讷悲痛得失声恸哭。



此时，众人惊魂方定，都来劝慰张訥。张訥痛苦地说：「我的弟弟是为了我才上山的，失去了他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」便举起别人的柴斧，往自己的头颈砍去。



大家慌忙上前阻拦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张訥倒在地
上，颈脖上血涌如注。



张讷已不省人事，众人赶紧撕了一件衣服，给张讷包扎起来。大家又七手八脚用干柴编了一个担架，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下山去。



牛氏见张纳被人抬来，问明情由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「你这个畜牲，害死了我的心肝，还想用抹脖子来搪塞，我非剥你的皮不可！」



乡邻们慌忙拦住牛氏，百般劝说。牛氏却捶胸跺足，越骂越凶，没个罢休。抬担架的乘此机会把张訥抬进屋内，安置到床上。



张纳听得耳边阵阵骂声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对牛氏说：「弟弟被老虎衔走，都是我的不好。如果弟弟死了，我是决不活的。请母亲保重身体……」



张訥话未说完，又疼得晕了过去。幸好乡亲们弄来了草药，给他敷上，才稍微减轻了一点伤痛。



对于张訥来说，伤口再痛都能忍受，失去弟弟的痛苦却是无法忍受的。他昼夜坐在榻上，头靠着墙壁，垂泪思弟，悲不欲生。



张厚赶回家中。他深怕张訥也死去，便昼夜守护在儿子身旁，喂汤喂药，一刻也不敢合眼。牛氏更是暴跳如雷，不住口地毒骂他们父子。



牛氏的污秽骂语，有如尖刀刺心，使张訥越发感到失去兄弟的痛苦，以致无论什么汤药都无法下咽。就这样，张訥双眼翻白，昏死了过去。



张厚请来一位走方郎中给张訥治病。郎中先生搭了脉，叹了口气说：「难啊！虽然尚存一息，但希望几乎等于零。」



郎中给张讷的人中、手指等部位扎了金针，又从葫芦里取出几颗丸药，用温酒灌了下去。再把一些药丸研烂，敷在张讷的伤口上。



可是张纳身上却毫无反应，张厚急得支撑不住了。相反，郎中的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说：「有救了，过两日我再来。」



再说这时候的张讷，眼睛想睁却睁不开，想说话却无法启唇，只觉得朦朦胧胧之中，被人引到了一座从未见过的城里。



城中，有许多人来来往往，飘忽不定。有些是张讷认得的。张讷见一个问一个，打听张诚的下落。可是谁都摇头说未曾见过。



正在这时，城中一阵骚动，只听说道：「菩萨来了！」不一刻，云端中现出了一个魁伟的形象，整个城顿时大放异彩。



只见菩萨用杨柳枝遍洒甘露，宛若降下一阵香雾。一会儿，雾收光敛，菩萨隐入云端，不知去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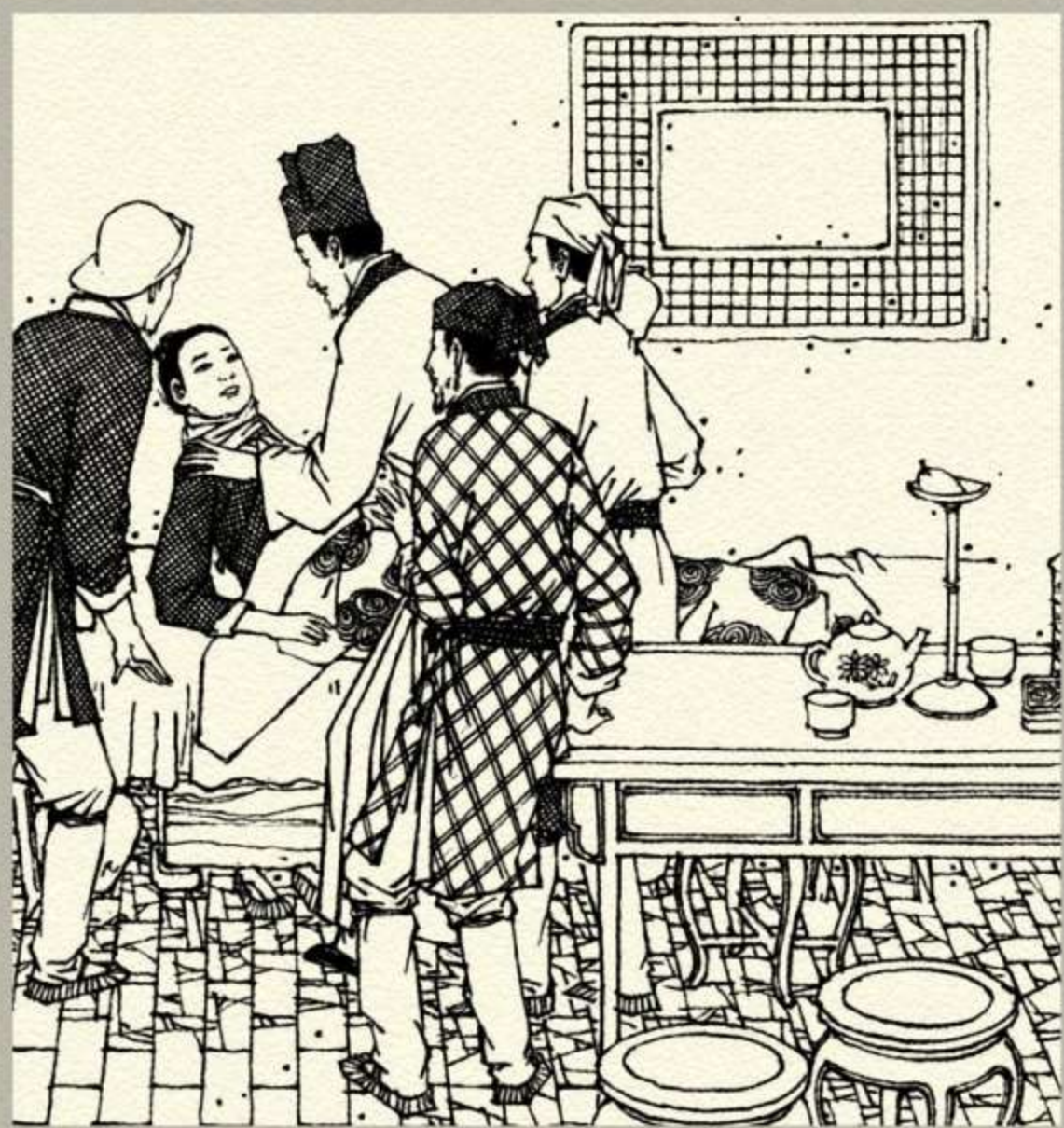
张纳觉得颈上也沾到了甘露，顿感一阵清凉，沁入心肺，浑身舒适。他想求菩萨领自己去寻找张诚，用力呼喊了一声，双眼也睁开了来。



周围的人见张訥死而复苏，高兴极了，七嘴八舌地称赞郎中先生的医术出神入化。张厚深深地舒了口气，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

张讷那双毫无神采的眼睛盯视着父亲，挣扎起来，要即刻就去寻找兄弟。众人生怕再发生意外，就硬把他捺住，劝他继续安心调养。



牛氏又大骂起来，她冲着张厚骂道：「你这老蠢驴，帮衬着小杀千刀的用昏话来搪塞老娘，你们统统死了才干净！」张厚无可奈何，唯有暗暗垂泪。



过了数日，张訥精神也逐渐好转。他再也躺不住了，硬撑起床，跪在老父面前说：「孩儿即使穿云入海、赴汤蹈火也要找到弟弟，找不到弟弟决不回转家门。」



张厚把身边仅有的一点钱给张訥作盘缠，又千叮万嘱，亲自送儿子离了村庄。



张讷逢人便问，可是谁也不知张诚究竟在哪儿。不少人劝他说：「被老虎衔走了，哪还找得到呢？想开些吧，不要枉费精力了。」



一年暮春时节，张訥穿着百孔千洞的破棉衣，佝偻曲背地在金陵城的大街上走着。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从前面传来。



一位四十来岁官长模样的人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随从十余骑，簇拥前后。其中一位骑在小驹上的英俊少年，一看到张訥，立即停下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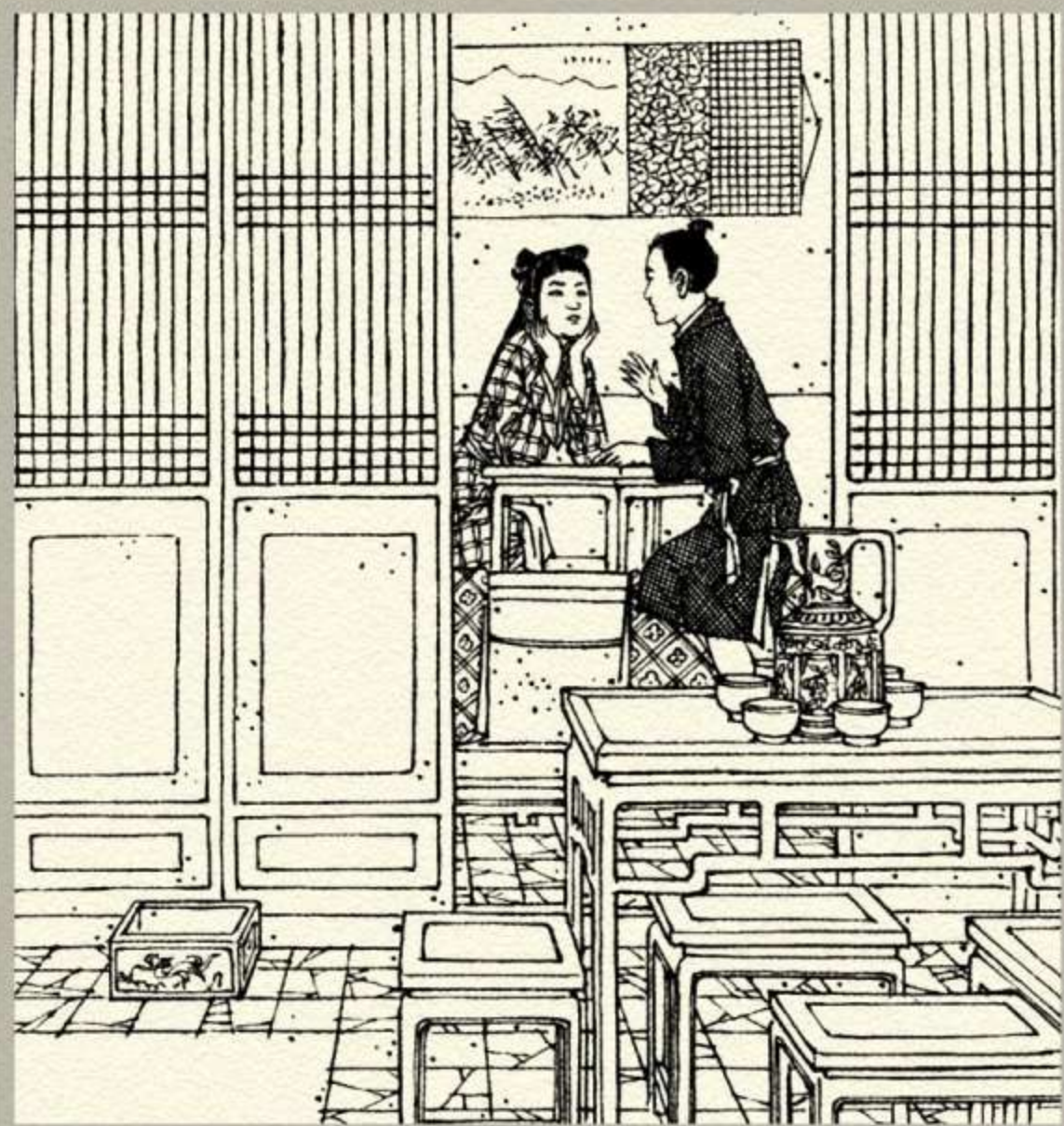
那少年大声叫道：「哥哥！」张訥似梦中惊醒，呆呆地望着少年，简直不敢相信他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，好半天才叫出一声：「好——兄——弟！」



那位官长——张别驾，见此情形，命随从勾出一匹马让张讷骑。弟兄俩并辔而行，没多久，到了别驾府中。



弟兄二人顾不得漱洗更衣，各自把别后之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……



原来，那一天，老虎叨着张诚，没命地狂奔乱窜。跑着跑着，由于流血过多的缘故，老虎竟撒下了张诚，独自跑得不知去向了。



当时张诚早已人事不知。直至次日近午，他朦胧中觉得耳畔一阵阵声浪。好容易睁开眼来，只见身旁站满了人，为首的一位官长就是张别驾。



张别驾将张诚带回府中调养，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。由于张诚年幼，离家遥远，别驾又没有儿子，就将他认做义子，留在府中，答应日后为他寻找父母兄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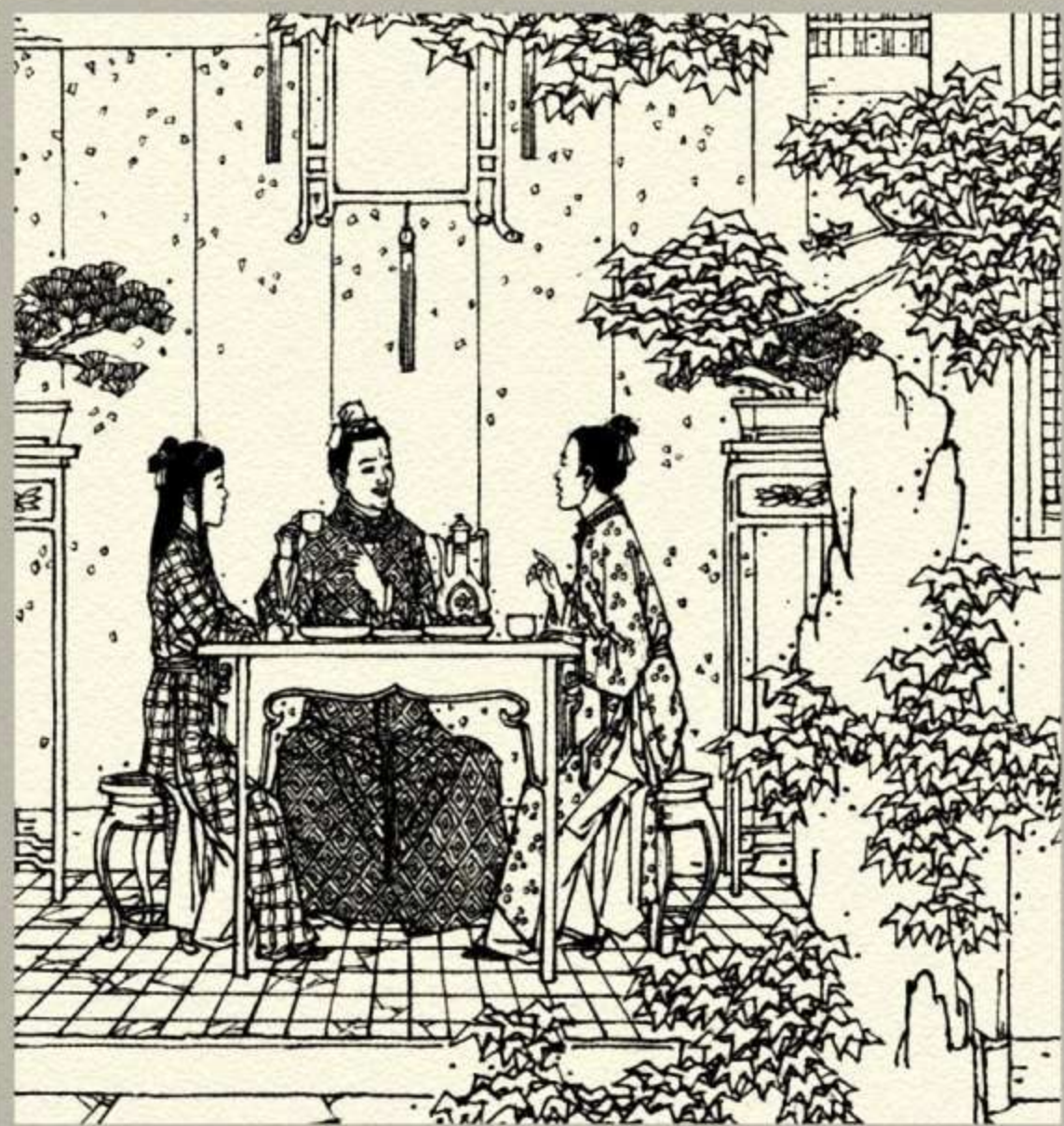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张别驾见张诚遇到了哥哥，也感到十分高兴，便吩咐预备酒菜给他们祝贺。别驾见张诚弟兄俩谈个没完，就派人去催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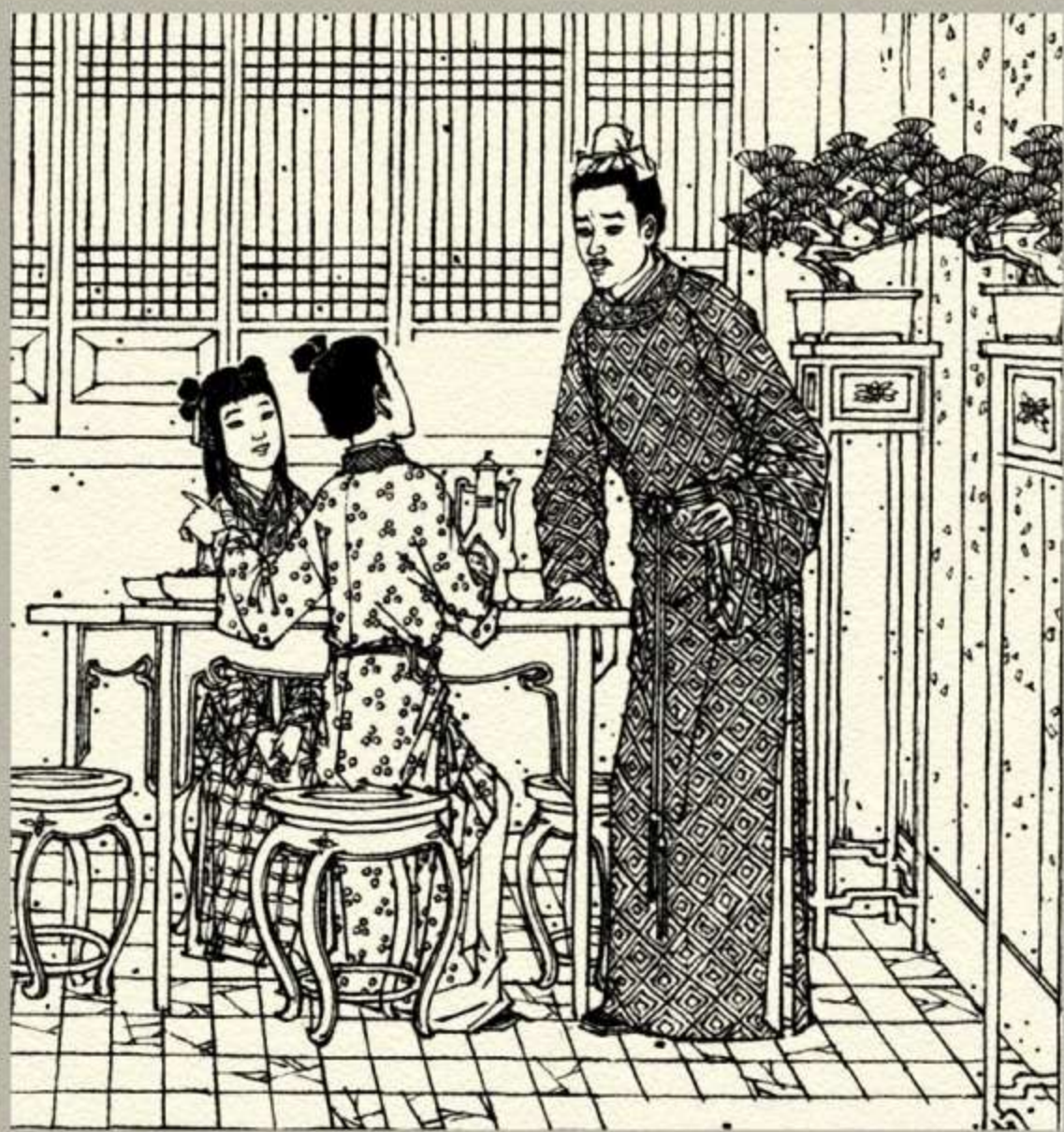
张诚这时才想到，不该只顾自己谈话，而忘了去拜见别驾。于是，他安排哥哥洗了个澡，并把自己最好的衣服让哥哥穿上。



别驾问张讷哪里人氏，张讷答道：「祖籍山东，后流寓河南。」别驾说：「我也是山东人，不知贵里何属？」曾听父亲说过，似属东昌。」别驾惊道：「与我同乡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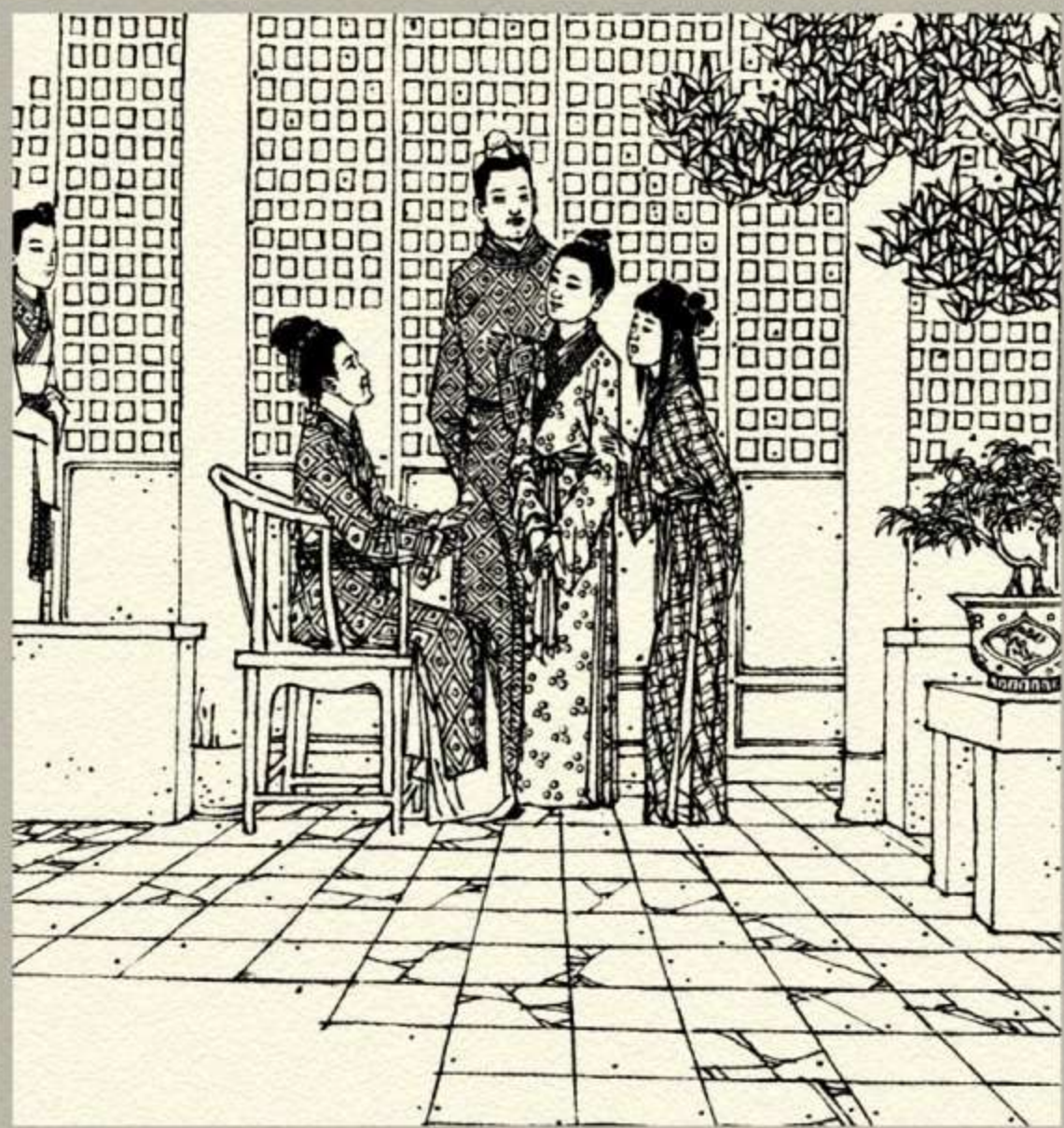
张讷说：「好像是清兵入境时，抢走了前母，父亲才迁到河南。」别驾越发感到惊讶，追问道：「令尊大名？」张讷告诉了他。别驾不禁一愣，旋即走了出去。



别驾激动地向老母禀报了上述情形，老夫人也猛然一惊，吩咐立即把张訥请来，要亲自问个究竟。



张讷叩见了老夫人。老夫人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，问道：「你是张厚的儿子吧？」张讷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老夫人「啊」了一声，潸然泪下。



原来，这位老夫人就是张厚结发之妻郝氏。她怀孕三个月时，即被清兵掳去。十月胎足，产下一子。她含辛茹苦将儿子带大成人。这孩子便是张别驾。



别驾此时恍然大悟，知道张訖、张诚原来都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。想到当初错把张诚认为儿子，心里怪难为情的。他紧紧搂住两个弟弟，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

张别驾四十一岁，张訥二十二岁，张斌十六岁。兄弟三人一起跪在老母面前，衷心祝福。老人家深情地望着孩子们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。



为了一家团聚，张别驾辞了官，变卖了府宅什物，添置了旅途必需的东西，和兄弟们一起，侍奉老母启程。朝行暮宿，直向河南驰去。



总算来到了父亲家门。只见篱散墙坍，萧条冷落。原来自张訥出走后不久，牛氏就去世了。眼下，只剩下张厚只身一人，过着凄凉的日子。



兄弟三人先进去拜见老父。张厚做梦也未能想到他们会一起从天而降，又惊又喜。他那颤巍巍的手，抚摸着别驾，看了又看。



两位老人难离散重又团聚，真是百感交集，相互抱头痛哭。辛酸的泪水，惊喜的泪水，交织在一起涌了出来。





异母兄弟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中

原著：蒲松龄

改编：仓阳卿

绘画：王亦秋

封面：季源业

出版人：刘子瑞
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
技术编辑：郑福生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6
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